

谷歌百度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

红透网络的穿越奇文台湾同步上市

百万重量级长卷

玄幻看《诛仙》，探险看《鬼吹灯》

穿越当然是看《极品家丁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禹岩◎著

极品家丁

4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品家丁④ / 禹岩著. —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
2008.7

ISBN 978-7-219-06198-5

I. 极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527 号

图书监制 江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杨冰 郑洁
封面绘图 张晓雨 周华龙
插图绘图 张晓雨 易男
封面设计 © MassBook.com
WEB: WWW.MASSBOOK.COM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编 530028
网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张 22
字数 300 千字
版次 2008 年 7 月 第 1 版
印次 200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19-06198-5/I • 1055
定价 29.80 元



第一章 佳画定情 · 001

秦仙儿脸色通红，急急展开画卷，却见卷上画的是他俩在渔船 上口喂鱼汤的羞涩情景，林晚荣的大手还在她身上一阵摸索。秦仙儿啊的一声，浑身发热，急急将画卷收了起来，心突突乱跳，又是欣喜又是羞涩，只觉得自己受的委屈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第二章 初入京城 · 033

林晚荣却是分外敏感。兰花香水是他亲手酿造，自然熟悉得很，此 处楼中用了香水的只有萧氏姐妹两人，可她姐妹与萧夫人都 是钟 爱玫瑰香水，唯有青璇用的才是独一无二的兰花香水。他用力嗅了几下，心里大喜，急忙四处搜寻起来。

第三章 佛寺奇缘 · 063

玉佛寺？林晚荣身体轻震，这女子说这是玉佛寺？这里真是玉佛寺！他哈哈笑了几声，心思转到庙里女子的身上，如果里面这位，真的是刚才那位武功高强的仙子，就是两个林三也打她不过，哪还会这样安静地与他说话。如此一来倒奇怪了，里面的女子是谁？

第四章 京华学院 · 087

学术数的学生，都是因为兴趣而来，听了徐小姐的话，顿时欢呼雀跃，林晚荣躲在众人身后，望着人群中的萧玉霜兴奋得小脸通红，心中突然有种淡淡的感动。当日赏灯谜，已经见识到了徐小姐的才华斐然，今日又见到她更加不凡的一面。

第五章 绝世才女 · 107

全才啊！林晚荣忍不住望了徐芷晴一眼，只见她脸色惨淡地坐在那里，嘴角坚强地扯起一个弧度，显示出这丫头的坚韧与不屈。林晚荣无奈地摇摇头，却听徐渭叹道：“在你出现之前，说芷儿是天下第一也不为过，只可惜，我这老糊涂，却害了她一生啊！”

第六章 神仙姐姐 · 131

话音一落，她脚下飞快，便如下凡的仙子般飞速跃下，手中银针疾点，一股淡淡幽香传来，便往他颈上挥去。说打就打，当老子是软柿子吗？林晚荣也是恼怒之极，掏出火枪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看枪，左一枪，右一枪，上一枪，下一枪——”

第七章 新科状元 · 147

听闻他是新科状元郎苏慕白，园子里顿时炸了锅。如果说诚王是让人敬畏交加，状元则是天下人人敬仰，特别是那些赏花赏春的仕女，对状元有着天生的好感。再见到状元郎生得竟如此潇洒不凡，顿时心跳急，大有一见钟情之势。

第八章 花中魁首 · 173

小魏子心中一凛，果然是主子亲手调教的，优势是天生的。苏慕白纵是今日国策之论一时失意，却动摇不了他的根基，在主子心里，苏慕白还是第一位。让苏慕白入军，说是辅佐李泰，实则是让他积累资历，甚至渐渐接掌兵权，这其中的用意，不言自明。



第九章 沙场英雄 · 199

这一幕看得徐芷晴目瞪口呆，这人变化太快了，方才还在嘻嘻哈哈，眨眼间就手起刀落，连眼珠也不动一下。什么叫彪悍？这就是彪悍！不打演习打实战，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军事思想，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，却非常实用，叫人心惊胆战，又热血澎湃。他在山东就是这样打仗的吗？徐芷晴有些懂了。

第十章 御赐金牌 · 225

听他越叫越顺口，仙子眉头轻皱，深深看他一眼道：“想来也是别人相赠，这东西，你想偷也偷不来。这金牌对我玉德仙坊有莫大效用，我如何不认得？”林晚荣听着好笑，一块破牌子，就算是御赐金牌，也起不了这么大作用吧？唉，无意之中竟然捡到了宝，不知这牌子到底有多大作用……

第十一章 列国使臣 · 255

趁你乱，要你命，这是林晚荣谨守不渝的法则，反正已经来了，要打就打个痛快的。他出拳如飞，朝继宫武树的脸上打去，抬脚又踢了几脚，嘿嘿笑道：“你不是说我们武斗不行吗？不是说你们能以一敌十吗？老子现在和你单挑，你倒是起来打啊，打得我满地找牙啊！”

第十二章 竞选驸马 · 289

林晚荣悻悻地摸着鼻梁，懊恼地捶打门环。这都怎么回事啊？为了寻找一个老婆，得罪了另一个老婆，要说倒霉的话，这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我？仙儿这丫头也真是的，放着好好的公主不当，偏偏要去做白莲妖女，还那么喜欢吃醋……唉，这下为难了！



第一章 佳画定情

卷之六



秦仙儿脸色通红，急急展开画卷，却见卷上画的是他俩在渔船 上喂鱼汤的羞涩情景，林晚荣的大手还在她身上一阵摸索。

秦仙儿啊的一声，浑身发热，急急将画卷收了起来，心突突乱跳，又是欣喜又是羞涩，只觉得自己画的委屈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



洛老太太

一连过了好些日子，再无他事相扰。

林晚荣日子过得逍遥自在，眼瞅着离年关越来越近了，快活的日子过一天便少一天。白天在酒楼里做做甩手掌柜，陪着巧巧记账，到了夜间，则与两位娘子宿于画舫之上，何其逍遥自在。

食为仙连锁下的第二家酒楼已经开业了，第三家店也正在装修。林晚荣按照青山的提议，将第二店命名为“太好吃”。这个名字大俗，不过大俗即大雅，这个道理，搞了多年营销的林晚荣是深深知晓的。

“太好吃”开业的时候，洛敏亲自驾到，现场手书一番，卖足了林晚荣面子。目前他还是江苏总督，不过江苏官场都知道洛大人的前景不看好。

程德的案子牵连极广，前些时日，苏州织造陶宇被罢了乌纱，理由是结党营私。林晚荣想起那位被自己废掉的陶东成，心里阵阵爽快。可是再想想那个叫陶婉盈的小妞，心里也难免唏嘘，想来她与侯公子应该配成了一对了吧。

擅斩程德的事情，朝中正闹得沸沸扬扬，估计过不了几日便会有圣旨下来，洛敏吉凶难料。林晚荣见他眉飞色舞，连眉间的皱纹都少了许多，知道这老头是真的洒脱，心里也有几分佩服。

看着林晚荣命人将墨宝取走装裱，洛敏意味深长地道：“林兄弟，我这薄礼，可不要给你惹来麻烦才是啊！”

林晚荣哈哈一笑：“洛大人，你也说过，祸福乃天定，我们都是凡人，哪能事事照应周全。”他压低了声音笑道：“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别人不明白，金銮殿上的那位可是再清楚不过了，何况还有徐大学士从中斡旋，你这是一时搁浅，却能换来十年龙腾，洛大人，小弟该说恭喜才是。”

洛敏大笑：“小兄弟宽我胸怀，老朽感激不尽。你是有福之人，若我有了意外，我这一儿一女还请你多多照应才是。”

说起儿女，林晚荣这才注意到，洛远正和青山闹成一团，却未见着洛凝的影子。想起当日花船之上说过的话，他又忍不住一阵头疼，难道真要大张旗鼓去追洛凝？可

巧巧、仙儿还有二小姐怎么办？不能厚此薄彼啊！

洛敏见他眼光四处搜寻，忍不住笑道：“别找了，这是凝儿让我送你的书信，我老倒是老了，却没想到还要做你们这些小儿女的信使，真是越活越倒退了，呵呵！”

让她爹帮忙送情书？打死我也不敢，这个洛才女实在太有才了。不过也只有碰到老洛这样开明的老爹，她才敢这样做啊。

洛敏笑着道，一副为老不尊的样子：“怎么，不敢当着我的面拆啊？这倒也是，你们小儿女的话，我这个做老人家，怎好意思偷看呢。”

林晚荣打了个花腔：“哈哈，怎么会呢？”他拆开那信条，上面一行娟秀的小字言简意赅：“大哥，想你！想你！想你！”

这丫头，有胆色啊！林晚荣心里暖暖的，想我还躲着我？看来这次真的要我主动了。

见洛敏玩味似的眼光，林晚荣纵是久经沙场，也忍不住一阵脸红，正义凛然地道：“哦，洛小姐祝我开业大吉，生意红火，送我十两银子的利是，说是寄存在洛大人处。大人，这红包你带来了吗？”

秦仙儿跟在他身旁，得知是洛凝的信后格外地瞅了一眼，见林晚荣对着洛敏打马虎眼，心里哼了一声。

洛敏对林晚荣竖了竖大拇指，意思是：你小子，有种！

萧家也送了贺仪过来，两串珍珠白银千两，极为贵重的一份大礼，无人能比。萧家尚不知这些酒楼都是林三的产业，但知道是董巧巧开的，想来与林晚荣肯定也有关系。只凭这一点便大礼相送，倒也确实有诚心。林晚荣心里感慨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。

先是得罪了大小姐，相送徐渭那日，萧夫人也是大怒而归，想来，与萧家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吧。

萧家送贺仪来的，却是四德与萧峰二人。他们见了林晚荣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拥了过来道：“三哥，三哥——”

林晚荣笑着道：“你们两个小子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”

二人一起叹了口气道：“三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林晚荣奇怪道：“怎么了？府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按理说，白莲教灭了，程德被砍了，赵康宁灰溜溜地逃回了京城，萧家所有的家业都顺风顺水，正该欣欣向荣才是。

四德红着眼睛道：“府里倒没有什么大事情，就是情形有些不对头。夫人不管事，大小姐最近脾气特别不好，容不得别人办错一点事情。二小姐深居简出，每日向佛。

三哥,我们都想你啊。”

这个大小姐!林晚荣心里忍不住一怒,创业容易守业难,你这样不能容忍,莫不是要把老子的产业败光了才是?他压住了怒气,现在和萧家处于分居状态,这些事情懒得去理了。

翌日一早,春风得意的林晚荣醒得极早,潇洒地跨出他的船舱。这艘画舫被林晚荣命名为“幸福号”,反正是秦仙儿的嫁妆,以后也姓林了,他毫无一点吃软饭的自觉。

前些日子,他嘱咐巧巧在金陵城里选定了一处大宅子,是个稳退的阁老的故居,小桥流水,庭院楼阁,很有些味道。林晚荣带着两位娘子过去瞧了一眼,心里很是满意,便把它定了下来,反正现在有钱了,该腐败的就一定要腐败。有钱就要花,花了再赚,这是林晚荣一贯坚持的信条。虽说还有数日就要过年了,过完年就要进京,然而金陵是他的第一个根据地,更是他的发迹之地,留下了太多的回忆,不买个大宅子,实在对不住自己,对不住几个老婆。

定了宅子之后,听洛远的小道消息说,洛凝也偷偷摸摸地过去看了宅子,脸上是带着笑容的,看来也甚是满意。林晚荣听得一身大汗,这小妞还没过门,就如此关怀以后的起居了,心急了点吧。

不过他还是喜欢在船上待着,这里清静,无人打扰,船上就他们三个人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“生活真美好啊!”林晚荣对着湖水大喝了一声,湖面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,带着些凉气,看不清远处的情形,他却赤裸着膀子,感受这冬天的凉意,心里舒爽之极。

这样安逸的日子过不了几天了,马上就要入京了,那里会有什么事情等待着自己呢。林晚荣懒得想了,便开始锻炼起来,伸伸腿弯弯腰,做个第七套广播体操。

一套操刚刚做完,便听湖面上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呼喊道:“林三,林三——”

我不是听错了吧,这么早,有谁喊我?林晚荣摇了摇头,骚兴正高,做完广播体操做眼保健操。

“林三,林三——”声音越来越急切,里面还夹杂着一个熟悉的女子的呼喊。这次没错了,他心里奇怪,还真是有人找我的。

那声音越来越近,林晚荣凝目望去,只见水面上划来一只小船,萧夫人带着几个丫鬟下人,正在急匆匆行来。

林晚荣大声喊道:“夫人,你是叫我吗?”

萧夫人听见他的声音,急忙看过来,见画舫之上站着一个人,不是林晚荣还有谁

来，脸上顿时惊喜，对船夫道：“快划，快划！”

小船靠近画舫，林晚荣笑道：“夫人，你怎么到这里来找我了？”

萧夫人抹了一把额头的香汗，急急道：“找到你还真难啊，林三，玉霜在你这里吗？”

二小姐？我倒是想偷她过来，可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你就已经找上门来了。他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啊，我这些时日一直没见过二小姐。夫人，二小姐她怎么了？”

萧夫人叹口气道：“昨日有几个快嘴的丫鬟，私下谈起你，还说玉若与你闹矛盾，你被玉若气走了，却正巧被玉霜那丫头听见。你也知道，她还不知道你回来，这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她的。骤然听到这些，她哪里受得了，寻了玉若，吵了一番，今日早晨，竟是离开府宅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该死！”林晚荣哼了一声，心道：二小姐对着自己虽然温柔，可她也是个有性子的女子，当日又是威武将军又是镇远将军的，可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人。这次大小姐欺瞒她，她不闹才怪呢。

林晚荣一下子跳到了萧夫人的小船之上，急急道：“夫人，二小姐出门之前，府里难道就没有人看到吗？”

萧夫人脸色通红道：“你、你能不能先把衣服船上！”

见他上身赤裸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萧夫人是个忠贞的女子，当日他口无遮拦说要追求幸福，已能让她拂袖而去，今日他又这样衣衫不整，还真是个无法无天的人。萧夫人一阵苦笑，对这林三，绝不能以常理度之，只有他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

不就是没穿上衣吗，这也大惊小怪的，林晚荣无奈点头。

秦仙儿和巧巧听到有人叫喊，早已出了舱来。见林晚荣急切出行，秦仙儿一下跳下小船，将一袭厚衫披到他身上，温柔地为他系好衣衫，嫣然一笑：“相公，你去吧，早些回来。”

萧夫人见他二人恩爱蜜怜，想起自己女儿的事情，微微一叹道：“玉霜今日走的时候，门口看门的小厮以为她要出去办事，哪里会提防她？我想着她定然是寻你来了，只是你行踪不定，她又不知道这许多事情，却到哪里去寻你来？这丫头，年纪小小，未曾经历过厉害之事，这一出走，万一要是碰到歹人怎么办？”

萧夫人说到这里，已是落下泪来。近几次与夫人接触，萧夫人的泪水多了起来，以前那种程式化笑容少了很多。林晚荣安慰道：“夫人不要慌，二小姐聪明机智，又才走了几个时辰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。她得知我在金陵，定然也会留在城中搜寻我，不会离开金陵的。”

萧夫人是关心则乱，听他一番分析，顿时觉得大有道理，难得他在这般紧急时刻，还能保持这么清醒的头脑，心里对他更加欣赏了几分：“林三，你分析得极是。我与玉若分头，我来寻你，玉若则带了家人四处找寻。”

两人说话间，小船已经靠岸，林晚荣率先跳上去，萧夫人扯了衣裙走上船头，林晚荣一伸手，拉住她手臂上了岸。

萧夫人脸孔一红，暗自恼怒，却见他眼神清澈之极，并无丝毫猥亵之意，便也住口不言了。

林晚荣冷静道：“夫人，二小姐平日里爱去的地方，你都派人去过了吗？”

萧夫人白他一眼，这还用你说？她点头道：“凡是她平日里喜欢的地方，我都派人寻过了，却依然一无所获。”

林晚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在这里别过，分头寻找吧。金陵城能有多大，就算把这金陵挖地三尺，我也要找到玉霜。”他此时情急之下，也不称呼二小姐了，萧夫人听了，反倒觉得他够实在。

与萧夫人分别开来，他细细回想与萧玉霜相识以来的过程，两个人的定情是在萧府之内，谈恋爱摸摸抓抓也大多在萧府进行，若要说到城中二人的熟悉之地，也只有一个栖霞寺了。当日他与大小姐被白莲教所掳，二小姐终日吃斋念佛为他二人祈福，那地方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。

也不管萧夫人有没有派人去找过，林晚荣便直往栖霞寺而去。眼下时辰尚早，栖霞寺内尚无几个香客，只有几个扫地僧在打扫着落叶，显得甚是清静。

问了几个大和尚，有没有漂亮的女施主来到，众人皆是摇头，唯有一个小和尚说，有一位女施主往大雄宝殿方向而去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好看之极。

林晚荣感激地谢了几句，急忙往大雄宝殿而去。

大雄宝殿一个正殿两个副殿，他直奔正殿之中，却是空无一人。菩萨宝像庄严，他行了个礼，从前殿寻到后殿，别说女施主，便连母耗子也没看见一个。

心中正在暗自恼火，却听前殿外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声音听着细碎而又急切，似乎是个女子到来。

那女子进了殿来，在前面仔细搜寻一番，未有发现，忍不住轻轻一叹，跪倒在菩萨身前的蒲团上道：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求您老人家保佑妹妹平安无事，弟子愿以性命换她周全。只要她能平安回来，我就再也不去想念那个可恶的人，呜呜——”

躲在后殿的林晚荣一惊，轻呼出声道：“大小姐——”

几日不见，萧玉若似乎清减了许多，脸上挂着淡淡的哀愁，丰胸细腰小翘臀，身

段依然挺拔玉立，与平日相比，更有一番特别的风韵。

萧玉若言语简单，只是听在林晚荣耳里却已觉得不寻常，他低声道：“她想念的坏人……除了我这个林三哥，还有谁能获此殊荣？听她语气，似乎对我有那么点……嘿，实在太意外了，会要人命的。”

大殿里空旷，林晚荣声音虽小，落在萧玉若耳里却是格外清晰。她没想到后殿竟然有人，心里吃了一惊，急忙站了起来喝道：“谁？！”

林晚荣暗自叫苦，怕什么就来什么，这不是故意整人吗？他讪讪笑着走出来，对萧玉若招手道：“嗨，大小姐，你好吗？二小姐好吗？夫人好吗？”

萧玉若张大着嘴巴道：“是你？”见从后面走出来的，竟是自己在菩萨面前念叨的人，她又惊又羞，想想方才说的话儿极有可能一丝不落地落进他耳里，她顿时有了种要昏倒的感觉。

林晚荣干笑了两声，连忙解释：“不是我，是菩萨，是菩萨在说话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”

萧玉若心里凄苦：“是你，是你，就是你，你是故意的。”望着这个讨厌的人，心中却是怒火一片，泪珠儿落了下来，泣声道：“你是故意躲在这里看我笑话的！”

见她哭得凄惨，林晚荣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若是像今天之前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便还罢了。偏偏在不恰当的时候，听到了些不该听到的内容，且被发现了，这事情还真难办。一时之间，他也没做好心理准备，只得缓缓走上前去，轻声道：“你不要哭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是夫人早上来寻我，说二小姐不见了，我焦急之下，才会到这里来看看的，哪知我在里面搜寻，你却在外面查看，这只是一个偶然之下的巧合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。至于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一句也没听到！”

萧玉若哼了一声，望着他：“你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？”泪珠儿却滚滚滴落了下来，竟比刚才哭得还要厉害。似乎他真的什么都没听见，反而更委屈。

林晚荣急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即使听到了，我也肯定会全部忘记的，我以信誉担保。”

望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林三，萧玉若再也忍不住了，扑上前去，扬起小拳头，恨恨地砸着他胸膛，大声哭道：“我叫你听不到，叫你听不到，叫你听不到，你这坏人，要欺负死我，你才甘心……”

无敌了，要我说听不见的是你，要我说听见的还是你，怎么回答都是错了，还要挨你这阵拳头，我容易吗我？原来这丫头真的有点喜欢我！林晚荣有些发愣，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。细细回想和萧玉若交往以来的经历，还真有那么几分说不清道不明

的情愫夹杂其中。只不过他给萧玉若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卑鄙无耻，萧玉若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高高在上、不切实际，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，就像是斗气的冤家，谁也不肯服了谁，他压根就没想过萧玉若会对自己产生好感。若不是今日无心偷听到了，以他与萧玉若的状态，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往这个方面想了。所以说，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啊！

林晚荣轻叹了一声，颇有些幸福的烦恼的感觉。

萧玉若见他神情古怪，更是羞急，不知该怎样才好。

林晚荣想通了这些，再回想萧玉若的所作所为，感觉顿时豁然开朗，原来这小姐的所作所为不是没有道理，而是过于讲“道理”了。他充分地发扬了人贱人爱的犯贱精神，嘿嘿笑着道：“大小姐，我是真的没有听到啊！要不，你再说一遍，我保证一个字不漏地记住。”

萧玉若脸上一红，急急擦去眼角泪珠，哼道：“你做梦，没听见最好，鬼才希望你听见呢。”听他似乎话里有话，萧玉若神情慌乱无比，也不敢看他，心里扑扑直跳，脸上阵阵发烧。

想起与萧玉若之间的种种，林晚荣微微一叹，拉住她小手道：“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乱七八糟的事情够多的了，我们先好好说一会儿话吧。”

被他拿住了小手，萧玉若只觉自己的心似乎都要跳出来，身躯一阵轻轻颤动，想要挣脱他，却使不出力气。她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，嗓音中带着丝丝颤抖，强自忍住羞涩，努力板起脸声道：“说……说什么……你……你要做什么……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……”

她的心里越跳越快，早已说不下去，敷粉似的脸颊染上一层浓浓的晕红，火烧般的感觉让她浑身都失去了力气。一句话结结巴巴地说完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更无丝毫底气可言，她急忙低下头去，不敢让林晚荣看见自己火般滚烫的小脸。

林晚荣不经意道：“我不在家，你不要苛责手下的人，创业容易守业艰难，该当好些对待他们，人家才能全心全意为你出力，不要乱发脾气。”

萧玉若嘴唇张了张，想要反驳，望见他面容正经，却又开不了口了。她脸上红得像要滴出水来，轻咬红唇，鼻孔里轻轻嗯了一声，旋即似乎又不服气似地抬起头道：“我哪里对他们不好了？这段时间心里烦躁，才会过于严厉了些，我也没做错什么，这些人就会跑去向你告状！”她那委屈的神情不似一个叱咤商场的女强人，倒似尽显羞涩女儿家的种种风情。

林晚荣看得呆了一呆，大小姐若是每日都是这般柔情似水，那会是怎样一种美

景啊！

萧玉若心里娇羞不堪，想要做出尊严，使尽了力气，却再也板不起面孔，被拿住的小手，紧张得满是汗珠：“看什么看！我、我要去寻玉霜了。”她急急低下头去，以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。

林晚荣道：“我们一起去吧。”想起玉霜，他心里也是紧张起来，这里没有寻到那小妮子，莫不是她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不成？

见林晚荣脸上担忧的表情，萧玉若想起自己与他的关系，又想起妹妹与他的关系，她心里为难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听林晚荣说话，她心里倒是微微一颤，一阵甜蜜滋味涌上心头，言不由衷地说道：“谁要与你一起去，没羞没臊。我寻玉霜去了，你、你不要跟着我，我讨厌你——”

讨厌就讨厌，不讨厌才怪了！林晚荣望着大小姐，呵呵一笑。

萧玉若仿佛被他看穿了心事，心中一颤，脸上浮起一层鲜艳的粉色，娇躯轻扭，直往大殿之外奔去，步伐甚是急迫，似乎在这里多待一刻，危险便会加上一分。

这丫头跑得倒快啊！林晚荣无奈地摇摇头，望着萧玉若摇曳生姿的美妙身段，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。人生真是奇妙啊，昨天还在埋怨这丫头胡乱发脾气，今天却听到了她的真心话，虽没将他打懵，却也生出些不真实之感。

见萧玉若急急往寺庙里面奔去，显然是心情激动之下，根本就没有辨清方向，林晚荣笑着喊道：“大小姐，走错方向了——”

“要你管！”萧玉若脸上发烧，停下脚来，见果然是慌乱之下走反了方向，恨恨地跺了下脚，掉转方向又往寺外跑去。走到林晚荣不远处时，她偷偷瞥他一眼，脸上鲜艳如桃花，娇哼一声：“你这讨厌的人——”

见萧玉若出了庙门，林晚荣转过身来，笑嘻嘻对着菩萨拜道：“感谢各位菩萨大仙慷慨相助，等我从京城回来，一定为各位重塑金身。”

他挂心萧玉霜，继续在栖霞寺内仔仔细细搜寻一番，逢人便问，却是依旧没有见着萧玉霜的影子。与萧玉若那朦朦胧胧的滋味，本来甚是愉悦，但没寻着萧玉霜，他心思却再也好不起来。出了寺院，萧玉若早已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想想这丫头此时的心境，恐怕也是乱成一团麻，哪里能安下心来寻找萧玉霜？

林晚荣信步来到栖霞寺前的湖边。上次被掳归来，便是在这里正要与萧玉霜亲热时，被萧玉若抓了个现形，当时将萧玉若恨得牙痒痒，现在想想，这里有颇多寻味，也颇多怀念之处。

湖面平静，清澈见底。他目光随意一扫，便见那湖边坐着个少年公子，背对着自

已看不清容貌，个子不高，身着一身淡蓝的袍子，双肩消瘦羸弱，发髻盘起，露出修长洁白的颈项和晶莹如玉的小耳朵。

这身影看着有些熟悉，林晚荣细细瞅了一眼，心中顿时大喜，悄无声息地走过去，轻轻道：“女施主，贫僧给你送茶来了——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哪里来的和尚，打扰本小——”那少年公子声音清脆，说了一半，忽觉有异，急急转过身来，望见眼前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，双眼立即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，“林三，真的是你吗？”

这位少年公子，不就是大家四处寻找的萧玉霜吗？

林晚荣道：“女施主，正是贫僧。哎呀，女施主，你撞坏老衲了——”

萧玉霜猛地扑进他怀抱，扬起小拳，拼命打着他的胸膛，泪花落满脸频道：“讨厌，讨厌，你这讨厌的坏蛋，呜呜，叫你不来找我，我打死你算了，然后再陪你一起死——”

何苦呢，林晚荣心里叹了口气，老子这是自作自受啊，真为难了玉霜啊！他轻轻地在萧玉霜后背拍了几下，小声道：“二小姐，不要哭了，你哭得我心里也不好受——”

萧玉霜猛吸了一下鼻子道：“我就哭，就哭，难受死你这个没心肝的。你在外面风流快活，惬意得很，哪里还记得我？我哭死了，你也不会管的。”

林晚荣张大着嘴巴道：“我怎么会不想你呢？我每日白天想，晚上想，吃饭的时候想，睡觉的时候还在想。哎，二小姐，你不知道，我这次出去，九死一生，差点就没有命活着回来了。”

萧玉霜果然被他这一招转移了精力，吓得也不敢哭了，紧紧搂住他道：“林三，你怎么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带镇远将军去收拾他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”

林晚荣哭笑不得，心里却更感动，抱住她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那些欺负我的人，早已被我干掉了。以后谁要敢欺负你，你也跟我说，我现在手上人多，打他个骨头稀烂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听他语气轻松，萧玉霜也破涕为笑：“吹牛！要说欺负我的，第一个就是你了，你自己与自己算账吧。”

林晚荣哈哈笑了两声：“哪能呢，我疼你还来不及。怎么舍得欺负二小姐呢？”

萧玉霜眼泛泪花，委屈地道：“你自己说说，你回金陵多少时日了，却从来不来看我。枉我每日为你留在房中祈祷求福，府里的人都说我改了性子。”

想想也是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头，从前那般活泼，喜好恶作剧，自从遇到自己之后，却变得如此多愁善感，算来算去，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了。想到这里，林晚荣正色